



安娥演唱

春节特刊

一九七九年元月

安徽演唱（春节特刊）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印数：10,000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102·1038 定价：0.39元

安徽演唱

一九七九年春节特刊



ANHUIYANCHANG

目 录

路 标(小话剧)	淮南市文化局	赵心纯(4)
送 瓜(黄梅戏)	南陵县	陆春华(128)
规章制度好(小喜剧)	铜陵市	朱世跃 郑林哲(68)
站下小店(泗州戏)	庄 稼	金 标(173)
瓜园燕(小梆剧)	太和县税镇公社	徐翠芝(148)
林老耿(黄梅戏)	安庆市	魏启平(30)
名牌货(相声剧)	李 淮	(166)

李闯王(长篇曲艺·连载)	瑞 云	(10)
--------------------	-----	------

女灯工之歌(女声独唱)	淮北市	葛霖龙(206)
机耕山歌(情歌对唱)	铜陵市	王有路(66)
四化催开跃进花(剪纸)	社 员	王瑞亭(封底)
舞台速写	叶家和	(摘页)

文 艺 信 箱

三支毒箭

——批“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三突出”

劲 芝(98)

简易化妆

陈国英(200)

安徽演唱 4—5

- 起义前夕(鼓词)太和县 胡永书(186)
- 朱德扁担(数来宝)芜湖市 冯德全(192)
- 毛委员和老表心连心(唱词).....解放军某部 常祥霖(145)
- 梁大妈宰鸡(唱词)和县姥桥文化站 李 文(161)
- 油老鼠(相声).....曹业海(47)
- 一盆火(数来宝).....解放军某部 陈亦兵(59)
- 连长的婚事(山东快书)晓 笛(93)
- 探亲途中(唱词)解放军某部 谢世法(124)
- “小数点”队长(唱词)濉溪县 赵清贤(120)
- 一匹马(唱词).....省农机校 鲁业廉(55)
- 岳母闹房(对口琴书)滁县地区文化局 镜 剑(86)
- 女主检(坠子).....夏智德(158)
- 小齐赶集(快书小段)嘉山县 齐炳彤(196)
- 科技战线传喜讯(杨柳青调)向 阳(198)
- 科技战线跨骏马(李玉莲调)吕耀婵(199)
- 计划生育好(唱词)宿 县 何振东(204)
- 新春联鲁业廉等(143)

路标

(小话剧)

淮南市文化局 赵心纯

时间 工农红军过草地的第六个早晨。

地点 草地的一块高坡上。

人物 罗小芸 女，十五岁。

老班长 男，四十多岁。

李军医 女，三十多岁。

布景 草地茫茫；舞台一侧有棵大树，树下有一个草疙瘩。

幕启 鲜红的朝霞正驱散晨雾。红小鬼罗小芸正酣睡在草疙瘩旁，她身上盖着一件半旧的蓝色毛线衣。

〔老班长内喊：“罗小芸，罗小芸！——”上。〕

老班长 (发现小芸)小芸，小芸！——

罗小芸 (惊醒)……哦，老班长！(似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扑向老班长)老班长，……昨天晚上我怎么也找不到你们了！我……(扑在老班长怀里痛哭起来)……

老班长 (疼爱地，抹去小芸脸上的泪水)小芸，我们也找了你一宿呀！

罗小芸 (急切地)咱们炊事班的同志们呢?

老班长 (指远处)那不,都在那个高坡上等你呢!

罗小芸 老班长,快,快领我回班!

老班长 走!

罗小芸 (下意识地发现毛线衣)啊!毛线衣?

老班长 谁的?

罗小芸 一定是那位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给我盖在身上的。(寻找)噢,那位好同志呢?

老班长 (接过毛线衣,莫明奇妙地)哪位好同志哇?

罗小芸 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和我说了半夜话的那位同志。他可好了!

老班长 你怎么碰到这位好同志的?

罗小芸 昨天傍晚,咱们消灭了敌人的骑兵团以后,天黑下来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你们了,连咱们红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我一个人就离开了群的小羊羔,伤心透了!……

老班长 眼里就挂上亮晶晶的小灯笼喽?

罗小芸 还没有呢!当时我一想,白天刮的是北风,咱们的红军是朝北走的。对,我迎着风朝北走,准能追上部队!

老班长 好聪明的娃子!后来就追上了?

罗小芸 哪儿呀!连个影子也没追着!

老班长 噢!

罗小芸 我又拚命地追呀,追呀!可是,天更黑了,草地更难走了;脚被扎破,血流不止,肚子饿得咕咕乱叫!……

老班长 (疼爱地)小芸同志,可叫你吃苦了!

罗小芸 吃苦倒不怕。就在我正追的时候,突然,右脚陷进水草地里了!

老班长 哦!——

罗小芸 我拔呀,拔呀,可怎么也拔不出来!当时我想,我被陷进水草地牺牲了也没啥。可是,我家的仇没报呀!还有,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了,那多伤心呀!……我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又抹起了眼泪)……

老班长 (又给她抹去泪水)那后来你又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罗小芸 正在我抹眼泪的时候，突然看见这儿有一束火光，我高兴极了！我急忙把泪水擦净，把眼睛睁大，又向这边一看。啊，四周围闪闪烁烁的火点，就象那天上亮晶晶的星星。我想，这儿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宿营。我要归队，我要追上去！嗨，当时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一股劲，一下子就把陷下去的右脚拔出来了，对着那闪闪的火光，我急速奔去！

老班长 噢！到这儿就碰到了那位好同志？

罗小芸 对。他正伏在那儿看地图呢！

老班长 在看地图？

罗小芸 对，就是在看地图。他看见我非常和气，叫我坐在他身边休息，亲切地跟我拉了起来。他给我喝了一碗热乎乎的野菜汤，还给我十几粒炒胡豆。我吃得可香了！

老班长 小芸，我听你说的这位同志，可能是位首长。

罗小芸 (仔细一想)对，是象位首长。

老班长 嘿，多好的一位首长啊，把自己的干粮都省给你吃了！

罗小芸 (突然意识到)哎呀！(悔恨地)嗨！当时我是饿糊涂了！我怎么能吃他的干粮，这样不是叫他挨饿了吗？唉！……

老班长 (岔开地)小芸，那位首长可真好啊！

罗小芸 太好了！……(浸沉在幸福的回忆中)我吃过之后，他一看，我还背着个识字牌。于是，他就亲切地叫我识起字来。

老班长 教你识字？

罗小芸 对。(找到识字牌)瞧，这就是他教我识的四个字：“向北前进！”

老班长 (惊喜地)“向北前进！”“向北前进！”(立时被鼓舞)好！向北前进！……小芸同志，这几个字太好了！……你全学会了？

罗小芸 全学会了！

老班长 这四个字的意思也全懂了？

罗小芸 全懂了！那位同志给我讲得可好，可清楚了！

老班长 小芸，他是怎么讲的？

罗小芸 (幸福地回想着)……他说：小芸同志，有人主张叫咱们的红军回过头来往南走！

老班长 (着急地) 回头往南走? 那怎么行? 那不是倒退, 走回头路吗!

罗小芸 是啊! 我说: 那不行! 咱怎么能往后退呢!

老班长 (气愤地) 哼! 往后退, 我们决不同意!

罗小芸 对! 当时我就对那位好同志说: 红军战士罗小芸不同意! 我们的老班长也决不会同意!

老班长 说得好! 咱们绝大多数的红军都不会同意!

罗小芸 后来, 那位好同志对我深深地点了点头说: “是啊,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老班长 对! 他还怎么说?

罗小芸 (学那位同志) “这么说, 小同志, 你的意见是决不能往回走?”

老班长 你怎么回答的?

罗小芸 我说: 当然不能! 谁主张往南走, 我们就反对谁! 那是完全错误的嘛!

老班长 说得对!

罗小芸 接着, 我又大声地说: 同志, 你不信就去问问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 你猜, 那位同志怎么说? 他对我微笑地点点头, 说: “同意!”

老班长 嗯, 这可是个战略问题!

罗小芸 我也是这么说的。然后, 我又接着说: 同志, 咱们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告诉毛主席, 告诉党中央, 狠狠批判提出这种错误主张的人!

老班长 对! 一定要告诉毛主席, 告诉党中央!

罗小芸 这位好同志又对我点点头。然后, 他又教我认这四个大字。

老班长 (看着识字牌, 深情地念) “向北前进”! 太好了! 太好了!

罗小芸 他把这四个字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完全学会了, 他才又伏下来看地图。后来, 我就慢慢地睡着了! (突然想起) 哎呀, 他的衣服也那样单薄, 这毛线衣给我盖了一夜, 他……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老班长 (责怪地) 是啊! 多么好的同志, 怎么能叫他受冻呢!

罗小芸 哎呀! 我不是说过了, 我睡着了, 不知道呀! (悔恨地) 唉, 我为什

么睡着了呢？……

老班长 小芸，咱要赶快找到他，把这毛线衣交给他呀！

罗小芸 （难过地）他到哪儿去了？咱可上哪儿去找他呀？

老班长 是啊，这……

罗小芸 这怎么办呢？

〔李军医背药箱，提饭盒上。〕

李军医 （对小罗）你就是罗小芸同志吗？

罗小芸 （惊奇地）咦，你怎么知道我叫罗小芸呀？

李军医 是毛主席告诉我的。

老、罗 毛主席？！

李军医 对！毛主席对我说：在这儿草疙瘩上，睡着一个红小鬼，他叫我来喊醒你。还说你昨晚有点儿发烧，叫我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

罗小芸 （惊住）毛主席叫你来给我检查身体？

李军医 哎。毛主席还叫我给你送来这一盒（亮饭盒）滚烫滚烫的野菜糊，叫你趁热喝下去，准备马上出发！

罗小芸 （自言自语地）哦，咱们红军战士这么多，毛主席怎么会认识我？怎么单单会关心我这个红小鬼——罗小芸？

李军医 怎么，昨天晚上在这儿睡觉的不是你呀？

罗小芸 是我呀！

李军医 你可知昨晚那个跟你说话的，教你认字的，后来又给你盖上这件蓝色毛线衣的是谁？

老、罗 是谁？

李军医 是毛主席！

老、罗 哦！原来是毛主席！

〔老班长、罗小芸捧着毛线衣，激动得热泪盈眶。……〕

老班长 这么说，（指识字牌）这上边的四个字，也是毛主席写的？

罗小芸 对对，就是毛主席写的！没错，就是这四个字：“向北前进”！

李军医 （看识字牌）你们知道毛主席为什么写这四个大字吗？

老班长 （沉重地）有人主张朝南走，要走回头路哇！

李军医 你们可知道他是谁？

老、罗 是谁？
李军医 张国焘！
老、罗 哦！毛主席全知道了？
李军医 （点头）……
老、罗 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向北前进！
李军医 对！向北前进！
老、罗 （捧起识字牌）向北前进！
老班长 小芸，我提议：咱们的红军马上都要从这里经过，咱把这识字牌就挂在这树杈上，……
罗小芸 对，咱们就用这识字牌，作一个光辉的路标！——
三 人 （深情、有力地）向北前进！
〔老班长把识字牌挂在树杈上。〕
罗小芸 （对李军医，急不可待地）同志，毛主席现在在哪儿？这毛线衣，我要赶快送给他呀！
李军医 他正在那边开一个干部会，研究出发的路线问题哩！快要散会了。（往远处眺望）看，干部会散了，那不是，毛主席朝这边走来了！
〔老班长、罗小芸朝李军医指的方向眺望。〕
老、罗 （惊喜若狂）啊！毛主席朝这儿走来了！
罗小芸 对！一点不错！就是昨天晚上教我认字的那位首长……（深情地）你们看，他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灰色的军装，神采奕奕，满面慈祥！……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三 人 （无限幸福地迎上去）毛主席！……
〔幕徐徐落下。〕

——剧终

（根据王愿坚同志的同名小说改编）

李闯王

(长篇曲艺·连载)

瑞 云

第三回 惩叛贼农民军英勇拒敌 遭重创十八骑败走洛南

书接上回。话说李闯王突破了官兵的第一道防线，下令全军马不停蹄，火速前进。后卫部队刚一开拔，那曹变蛟、贺人龙、左光先便追赶上来，但并不交锋。闯王也传令李过，要严密监视，切勿恋战。他自己策马挥鞭，走在老营前边，准备随时应付突然而来的袭击。

此时已是十月天气，昼短夜长，转眼已是黄昏，西方的太阳挂在山头，犹如血轮一般，闯字大旗在夕阳的余辉里猎猎地飘拂，农民军战将亲兵，轻骑疾进，威风不减，显示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唱) 农民军催马扬鞭奔腾急，
一霎时轻骑已飞奔数十里。
十月里西北高原黄尘滚，
眼看看百鸟归林日偏西。
这时节大队人马来到丘陵地，
四周是荒烟蔓草树林密。

李闯王一见浓眉皱，
握战剑目光闪闪多警惕。
他命令全军作战备，
谨提防官兵埋伏搞突袭。
闯王他话音犹未了，
突然间号炮连天杀声起。
林深处无数官军如潮涌，
孙传庭纵马横刀多神气。
李闯王忙把队伍拉到高坡上，
他率领战将亲兵来迎敌。
刘宗敏挥刀直取孙传庭，
孙传庭大刀一拖施诡计。
刹那间官军四面围上来，
一个个鬼哭狼嚎喊声急：

(夹白) “话捉刘宗敏！活捉刘宗敏！哦！——”

刘宗敏一听气得七孔喷烈火，
狂叫一声如吼狮。
菊花青，腾空起，
鬼头刀，闪电劈，
那官军一个个人头落地脖儿齐。
刘宗敏杀得正起劲，
猛听见有一个声音好熟悉。
抬头看，土丘上站着叛贼大天王，
恰似那疯狗汪汪叫得急：
“宗敏将军快投降，
我担保朝廷决不会亏待你。”
刘宗敏大喝一声：“无耻的贼！”
他狂怒就连那头发胡须都竖起。
催马正要冲上前，
突然间闯王后边鸣锣急。

(白)却说刘宗敏正待冲上坡去，忽听一阵鸣锣，只得勒马回营，一见闯王便道：“自成，我正要上去生擒那叛狗儿，你怎么鸣锣收兵？”闯王说：“我看那大天王鬼鬼祟祟，恐有埋伏。”宗敏道：“那怕个尿！宰了这个败类，方才能出了咱胸中的闷气！”闯王道：“后队战事吃紧，左光先、贺人龙、曹变蛟与李过、田见秀厮杀起来，难分难舍，这里军情也十分急，你看——”宗敏顺着闯王手指看去，只见孙传庭杀气腾腾，亲率标营人马围了上来，他全身披挂，骑一匹蒙古大马，几千名官兵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小将张鼐，二目圆睁，大声问道：“闯王，怎么办？！”自成并不做声，只是紧盯着敌营的动静。孙传庭越来越近，涌到道边。这大道年久失修，坑坑凹凹，有八尺来宽，被牛车轧得坎坷不平，象是一条干沟。闯王立刻命令亲兵亲将：持弓引满，不得发射，一边缓缓后退，在一座土丘旁隐蔽下来，严阵以待。孙传庭一见道沟，急令止步。他心里想道：“李自成呀，李自成，只要我的人马一越过道沟，管叫你丢盔御甲，顷刻瓦解！”他又想道：“用兵宜稳，不可造次，李自成虽说是釜底游鱼，命在旦夕，可是困兽犹斗，一以当十，若是他死打硬拚，岂不要……”想到这里，他突然把手一招，对身后的叛徒大天王高见说道：“你同闯贼是表兄弟，如今闯贼是笼中之鸟，有翅难飞，命你速到阵前，叫他赶快投降，饶他一死！”高见明知李自成绝不会投降，也不敢违抗孙传庭的将令，只得应了声“是。”便来到路边，向闯王频频招手，亲热地喊道：“自成表弟！自成表弟！”刘宗敏一见是叛徒高见，顿时青筋暴起，两眼充血，大骂一声：“无耻叛贼！”就要催马，闯王在一旁勒住他的马头。大天王接着说：“自成，咱俩是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还是高闯王一起提拔的爱将，咱哥俩素无怨仇，共经患难。如今你兵败至此，眼看全军覆没，故而特来向你进言。”自成说道：“我明白了，你是来劝降的，你回去告诉你们孙巡抚，要我投降嘛，一定要他亲自来。”大天王忙说：“好，好！”大天王刚一转身，闯王紧急调整兵力，布好埋伏，转眼间，孙传庭来到阵前。他抹抹胡子，干咳一声，把个金鱼眼往上一翻，皮笑肉不笑地大声问道：“李自成，你愿意投降吗？”李自成冷笑一声，说道：“孙巡抚，连年打仗，百姓颠沛流离，白骨如山，我心中十分不忍，近来鞑子入塞，包围北京，我李自成早已怒发冲冠，热血沸腾，恨不得率领手下亲兵亲将与清兵决一死战，为

国家吐气扬眉。听说皇上有诏，要你与洪总督督师勤王，我李自成可以从指挥，随同东征，但须依我四件……”孙传庭把刀一横，说道：“哪四件？你讲！”自成大声说道：“第一件，官军迅速闪开道路，让我率亲兵亲将暂到灵宝或阌乡，整顿人马，召集旧部，先作东征准备；第二件，朝廷发给粮饷军械，不得歧视；第三件，自成所部人马保持独立，听调不听编，更不得设计消灭；这第四件嘛……”未等闯王说完，孙传庭勃然大怒，说道：“尽是狗屁，要降就降，不得胡言！”自成笑道：“姓孙的，别那么吹胡子瞪眼，要打就打，我李自成奉陪到底！”说罢勒马便走，孙传庭连忙大叫大嚷：“快，快，快给我生擒闯贼，赏银万两，连升三级！”

(唱)孙传庭马上急得嗷嗷叫，

那官兵躬腰摆腕向前跑，

涌到了大道沟边乱了阵，

一个个踉踉跄跄四下逃。

李闯王一见时机到，

手中战剑举得高：

(白)“弟兄们，冲啊！——”

义军擂起进军鼓，

战鼓咚咚震云霄。

一排排利箭射过去，

一队队骑兵举战刀，

官兵们措手不及无处躲，

一个个丢盔卸甲四下逃。

李自成纵马直取孙传庭，

那小子马失前蹄栽了跤，

李闯王正要将他宰，

突然间窜来五匹战马十把刀。

官军大队增援来得猛，

农民军一以当十胆气豪。

刀枪相碰叮咣响，

两军阵呐喊声声马萧萧，
腥风翻卷五色旗，
夕阳倒射血雨浇。
突然间官兵抢走闯字旗，
敌营里一片欢腾，“活抓闯贼”喊声高。
小张薰气得红了眼，
他一催战马捣敌巢。
李自成率领战将紧跟随，
恰似那骤雨卷狂涛。
官兵一见吓破胆，
小张薰夺回了闯字大旗逞英豪！
农民军顿时欢呼似雷动，
乌龙骑昂首奔腾似狂飙！

（白）好一场恶战！双方死伤惨重，稍一喘息，李自成急忙命令亲兵亲将，就地休息。这时，大胡子袁宗第率领三百骑兵从后队杀奔前来。自成忙问：“老营怎样了？”袁宗第说道：“刚才有一支官兵包围了老营，混战一场，给一功救了出来。”“损失怎样？”“孩儿兵伤亡惨重。在混战之时，将士们深恐高夫人有所闪失，一齐要保护她突围，夫人坚决不肯，要与老营共存亡！”“后队如何？”“也是一场恶战，双方人马损失不少。”“咱们的将领中有谁挂彩了？”“还不清楚。”说话间天色已晚，孙传庭也未进攻，李自成赶忙把队伍拉到一个山头上，扎下营寨。

闯王在夜色之中，闷闷不乐地坐在一块大石之上。心想：白天几场恶战，伤亡惨重，眼下农民军只剩下两千余人，还有半数负伤……。这山头原是一座山寨，如今遍地枯草，断垣残壁，一片荒凉，只有一座山神庙，庙里空空荡荡，蛛网结满栋梁。这附近的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寨子里连水井也给填死了。一天的恶战，将士们滴水未尝，又饿又渴，嗓子干得冒烟。李自成不顾疲困，忍着干渴，在战士中来回走动，看望将士。那些受伤的亲兵，心知闯王也是又渴又饿，不再呻吟了，大家见闯王一点轻伤也没有，不禁心里高兴，便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闯王命大，当然不会挂

彩；有的说德性好，有神保佑……。正在这时，一个小校跑了过来，双手捧起一个猪尿泡，连声说道：“闯王，水，水，你喝吧！”“水？！从哪儿弄来的水？”小校说：“喏，那边二里远有条水沟，我带着两个弟兄去偷水，差点给官军逮住啦！”说罢将尿泡递给闯王：“闯王，你喝吧，快喝吧。”李自成正渴得嗓子发痒，接过来往嘴里就倒，刚刚喝了一口，忽然取下，把尿泡交给小校：“快拿去，让那些挂重彩的弟兄们匀着喝一口吧！”“闯王，你……”“我肚子有点疼，不敢多喝。”小校只得走了。

(唱)这时候一轮明月挂东山，
小山上北风呼啸阵阵寒。
一堆堆篝火映得将士脸通红，
一块块马肉烤得香满天。
众将士有说有笑豪气在，
一个个战袍襟袖血斑斑。
小张鼐学着孙贼落马狼狽相，
王长顺哼着小调背靠大石吸旱烟。
驼背老人手持木棍在表演，
他说道：“俺的棍儿今天尝了鲜，
大青骡不比你将爷战马孱，
它一窜一蹦一丈三。
官兵们见了俺吓得嗷嗷叫，
说俺是张果老骑驴下了凡。”
一句话说得众人哈哈笑，
李自成见此情景心潮翻。
将士们忠心耿耿跟随他，
身陷重围伤亡惨重无怨言，
真正是，钢铸铁打的英雄汉，
雷打不散抱一团。
李自成赶忙召集众将来商量，